

边来边访

中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

2006—2013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舞蹈博物馆、编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
活态人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系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活态人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系列

边寻边访

中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
2006—2013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舞蹈博物馆
— 编

总策划

王传亮 郭磊

策划

迟行刚 明文军 邓佑玲 王伟 彭红

顾问

吕艺生 许定中 熊家泰 潘志涛

主编

邓佑玲

执行主编

闫晶

副主编

毛毳 阮岷 孟静

执行编辑

李朝东 葛毓 马辰媛 杨日 孔令华 郝媛媛 沈轶



总序

邓佑玲

2014年7月于北京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的成立，是北京舞蹈学院历史上一项具有学术探寻和文化积淀意义的创举。中国舞蹈博物馆的功能除了承载高校博物馆共性的文物收藏、学术研究、展览展示、社会教育之外，还紧扣北京舞蹈学院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学研究等目标，体现了我院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

2014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有了自己短暂而值得总结的十年历史。十年间，我们陆续展开了“中国民间舞蹈”“中国古代舞蹈”和“新中国舞蹈”三个专题的藏品收集及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国民间舞蹈”专题方向，以长效课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资源的挖掘、收藏与保护研究》为依托，完成了207件典型传承道具、371本手稿舞谱书籍、137件各民族传统手工服饰和355份实地影像视听材料的收集工作。在“中国古代舞蹈”专题方向，以《舞蹈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建设》《中国传统舞蹈的多媒体应用与研究》等课题为载体，完成了41张舞蹈全景画像砖石拓片、30尊各个朝代典型舞姿舞俑及来自博物馆系统兄弟单位舞蹈相关文物复制器物若干。在“新中国舞蹈”专题方向，以长效

课题《中国近现代典型舞蹈事例实考》《新中国舞蹈发展历程典型个案研究》为平台，完成了53件新中国舞蹈工作者人物档案，在中文核心期刊登载研究性文章20篇。应当说，中国舞蹈博物馆的现有馆藏，已基本连缀起中国舞蹈发展的大致轮廓。

今天，在北京舞蹈学院建校60周年之际，我们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活态人文资源考察与记述》的丛书名义，以四册分卷的形式，梳理成长路上的所行所藏、所展所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活态人文资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与静态实物资源同样重视的馆藏珍品，它近距离考验着我们的历史观和学术胸怀。作为一名中国舞蹈博物馆人，在田野间的行走中，我们学习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敏锐；面对前辈学者的访谈，我们学习历史学、社会学家的审慎；摸着石头过河的策展过程中，我们从头学习博物馆专业、展览展示专业的空间运用知识……无论如何学习，我们始终知道，我们是舞蹈人，我们的使命是在千头万绪的博物馆工作中搜集舞蹈、研究舞蹈、传播舞蹈。

2005年，《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挖掘、收藏与保护》课题正式在北京市立项。自此，民间舞蹈田野考察自始至终是中国舞蹈博物馆的长期课题和特色研究。从这一视角，我们推出了本套丛书的《边寻边舞——中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2006~2013）分册。在此分册中展示了2005年至今，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博物馆先后奔赴11个省市的30多个地区收集的12个民族的上百种舞蹈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另一个长期课题是隶属“新中国舞蹈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舞蹈史研究”方向的《中华舞人口述志》项目。从2010年走进彭松、叶宁、梁伦、郭明达等新中国舞蹈的第一代奠基人和年逾九旬的前辈学者家中至今，我们已完成53位新中国舞蹈亲历者访谈工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视角和访谈特色。为了贴近被访者的艺术和生活原貌，全面掌握被访者的生存全境，我们的脚步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从云

南、广州到南浔、延边，深入被访人的居所、家乡或办学原址，追随他们的艺术轨迹和生命足迹。我们坚信：持之以恒的工作将为新中国舞蹈史学研究保留下第一手珍贵资料，为中国舞蹈博物馆的馆藏提供第一批活态人物专档。鉴于这部分材料梳理周期较长，预计于2015年年底出版问世。相信鲜活的《中华舞人口述实录》（2010~2013）分卷将为中国当代舞蹈史增加一抹亮丽的色彩和生动的史料。

如果说四卷本中的前两本书偏重展示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的研究能力和展览背后的田野工作状态，那么后两本书则集中展示策展前台的面貌。作为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展览展示核心部分的回顾和反思，我们以十年间十次展览的图文概貌，向读者大致呈现出我们在探索具有舞蹈特色博物馆上所做的努力。《展中观舞——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展陈实录》（2005-2014）记录下我们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

与此同时，展讲合一、以展带讲、边看边讲的方式是中国舞蹈博物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种探索和实验。在分册《看展听讲——舞蹈博物馆大讲堂实录》（2010-2013）中，读者将看到我们围绕“莲品——‘纪念戴爱莲先生诞辰95周年暨逝世5周年’专题展”，在展览实地开设的五场戴爱莲先生追思讲座文字；可以看到在专题展“永久的记忆——羌族民俗舞蹈展”展览期间的同期讲座——中国艺术研究院巫允明研究员主讲的《川西北地区的羌族舞蹈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张曦博士主讲的《羌族核心文化》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巫宇军博士主讲的《四川汶川阿尔村羌人生活与文化》等丰富的文字内容。

我们在舞蹈学术研究中树立博物馆意识，在博物馆工作中树立舞蹈学术意识和理念，此次四册活态人文资源系列丛书的结集出版，便是我们这一主体意识的答卷。字里行间，记录着我们对舞蹈博物馆事业的热情和理想，邀约着更多同道中人的比肩为伴。我们坚信：北京舞蹈学院在舞蹈博物馆事业上的创举和眼光，将载入中国舞蹈事业历史新篇章。

序

舞蹈博物馆，当代舞人的欣慰

潘志涛

2014年7月于北京舞蹈学院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一名从教50多年的老教员，打12岁起就在排练厅里挥汗如雨，在身体上认知舞蹈这门独特的艺术。北京舞校毕业任教后，依然是在这所学校的排练厅里，用一名教师的目光，培育出一代代会跳舞的人。在漫长的教书育人生涯中，从思想上感悟到这门艺术的深邃。而今，在我70岁古稀之年，竟看到我们的学院有了博物馆！从此，有了一个殿堂来收藏、展示、传播这门伟大的艺术，我由衷地感慨和欣慰。

所谓幸福，就是见证一件事物的从无到有、日臻完善。我非常幸运的两件事情：一是担任了北京舞蹈学院首任中国舞系主任，见证了民间舞这门学科从蹒跚学步到今天成为学院的骨干学科。第二就是看到我的学生，明文军、赵铁春等充满活力的学科建设者们提出了舞蹈博物馆的构建畅想。中国的土壤孕育了何其丰富而精彩的舞蹈资源，建立博物馆之后的收录又将会起到怎样的文化保存和传播教育功能，我作为学科的老专家，自然双手拥护。于是，我参与陈述的民间舞团队在2004年来到北京市教委申请《中国民间舞蹈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与研究》项目。在答辩台上，或许是我一名老教师的激动感慨打动了评审专家，在大家的合力下，

终于这个项目通过答辩，于次年正式启动。

项目启动后，时任院长王国宾力挺舞蹈博物馆的建设，从展馆硬件支持、展陈主题拟定、长远发展规划都亲力亲为，体现出一位管理者的务实之处。之后的历任院领导都对博物馆的建设关怀备至，李续院长、郭磊院长、邓佑玲副院长、王伟副院长都以积极支持的态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选择，使舞蹈博物馆在北京得以生存、延续，这些智性人士们的用心良苦，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同时，也要感谢舞蹈博物馆的第一批实践者们，以王昕、闫晶、毛毳、阮岷等老师为代表的建设者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使隐形的博物馆，逐渐显形于世，使一个缺场地、缺固定预算、甚至缺少明确执行馆长等等的条件缺少中，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坚守和比拼，这也正是舞院60年正能量在现时的具体体现以及令人鼓舞的弘扬！

在舞蹈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欣慰地看到，从2005年至今，舞蹈博物馆从一个想法、一个项目，到今天成为学院的一个科研部门。大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也很欣慰地看到，一批批年轻的建设者们，他

们从一点一滴地深入民间，到挨门挨户地走访专家，逐渐搭建起了舞蹈博物馆的雏形。到今天，他们已经先后建立了“民族舞蹈博物长廊”、“近现当代舞蹈史”、“新中国舞蹈人物志”等长效研究课题。作为舞蹈资源的收录，先后完成了53位新中国舞蹈家的口述史实和物品收录，走访了11个省市的30多个地区，收集了12个民族的上百种舞蹈，面向校内外师生推出“舞转艳素”等系列展陈10次，并开设“舞蹈博物大讲堂”，推进了展中观舞、展讲合一的公共教育传播。这些舞蹈资源同时也推出了网络虚拟展厅的数字化远程传播。

值此北京舞蹈学院60年院庆期间，舞蹈博物馆推出了舞蹈活态人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系列之《边寻边访——中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且忆且述——中华舞人口述志实录》《展中观舞——舞蹈博物馆展陈实录》《看展听讲——舞蹈博物大讲堂实录》。前两册书籍展现了博物馆的研究历程，而后两册书籍则是博物馆策展成果的面貌缩影。这四册书集结了近年来舞蹈博物馆的成长，也是对院庆最好的献礼。尽管就严格意义上“馆”的成熟来说，尚有距离，但万事开头难，迈出了第一步的里程碑式意义无疑要作为舞院历史上重要的一笔而载入史册。

作为学院的老专家，我已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叶浅予先生的舞蹈速写画捐赠给博物馆，我当年担任中国舞系主任的笔记本等文字资料也尚在整理中。我的个人简历非常简单，12岁之后至今，始终在北京舞蹈学院成长，因此，百年之后，我的身后之事全部归于北京舞蹈学院。这里是我毕生幸福的依托之地。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教育事业是永恒的，我热切期盼着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北京舞蹈学院能够为国家培养更优秀杰出的人才，也期盼着舞蹈博物馆能够在未来成为学院舞蹈事业的光辉创举而永载中国舞蹈事业的历史新篇章！

序

一名舞蹈博物馆建设者手记

赵铁春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为纪念北京舞蹈学院建校60周年，我院舞蹈博物馆推出了舞蹈活态人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系列丛书：其一是《边寻边访——中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2006-2013）》，其二是《且忆且述——〈中华舞人口述志〉实录（2010-2013）》，其三是《展中观舞——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展陈实录（2005-2013）》，其四是《看展听讲——舞蹈博物大讲堂实录（2010-2013）》。我真是由衷的高兴！舞蹈博物馆能在校庆60周年之际，为母校献上的礼物不是教学、表演、创作的实践研究，不是书斋资料式的文本堆砌，而是以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田野工作的方法构成中国舞蹈博物馆的系列特色研究成果，的确在北京舞蹈学院少有，意义非凡！

受主管舞蹈博物馆工作的副院长邓佑玲教授及博物馆老师们的委托为本书写序言，我曾再三推脱。但在她们的诚恳执着下，恭敬不如从命，我还是答应了。其实我十分清楚，她们是真心希望在博物馆建设的10年中，由发起人和建设者把博物馆做过的事情说一说，以使后人了解其过程并更好地传接、延续这项工程。这是一份对历史的真诚负责和严谨求真。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们！那么写点什么？怎样写？表达什么？我一时

拿不定主意。那历历在目的时间节点，拉洋片似的一个个画面，活生生的一个个面孔都涌现在我的眼前。思前想后，还是从头梳理，借此机会向大家做一汇报！

一

说起中国舞蹈博物馆的筹建，的确得从十多年前开始。在世纪之初的2001年底，我通过竞聘担任了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系主任。从那时起，重返民间、田野作业就无可争议地列入本系的议事日程。同时，收录民间舞蹈及相关物件的构想也随之萌生。

记得是2003年中旬的某一天，闲暇时我翻阅着一本叫《瑞丽》的时尚杂志，翻着翻着，四个大字“博物长廊”吸引了我。“博物长廊”，这不正是我们要通过民间寻访、田野工作来完善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而且还可能建设起搜集、收藏、研究、展示的博物馆吗！欣喜之下，我拿起电话约了当时本系的青年教师王昕来详谈此事。于是，2003年7月3日，筹建“FOLKDANCE博物长廊”的设想报告在我俩的共同探讨中形成文字，呈给时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王国宾先生。但是，当年全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50周年校庆活动，没能马上落实。就在一年过后的2004年5月初，科研处矫立森老师突然通知我们可以向北京市教委申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保护、发掘和调查研究”的科研项目。全身心忙于校庆工作的我，顿感倦意全无，很是兴奋。4天后，潘志涛、矫立森、王昕和我四人直奔北京市教委，向专家汇报并申请项目。尽管我在申请陈述中明确、清晰地说明了该项目的重大价值、意义以及具体实施的办法，潘志涛老师更是用一位舞界前辈饱含深情的话语感染着在座的专家评审，但是非艺术专业的专家们还是提出了一些外行的不解。就这样，15分钟的汇报结束了，我们四人对专家们现场的反应十分惋惜。因而，在打车回校的路上，大家都觉得项目被批准的希望不大。

不料，一年之后的2005年4月份，我院科研处突然通知“中国民族

民间舞蹈保护、发掘和调查研究”的项目申报被批准了！大家听闻不知有多高兴！终于，我们可以通过科研来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的建设提供一份扎扎实实可观、可感、可研究的基地。虽然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和我们当时汇报后的感受完全不同，但它的确是批下来了，是真的批下来了！我想，从2003年7月3日筹建“FOLKDANCE博物长廊”的设想报告递交到项目获批的期间，学院和科研处的领导老师为此一定是做了不少努力啊！

当然，我们也要提及，舞蹈博物馆这一设想并不是此时首次出现。据舞蹈史学家刘恩伯先生讲，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老一辈学者们早就做过此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博物馆从2001年动意到2004年向北京市教委申请科研项目，直到2005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蹈博物馆的筹建，再到2008年成为学院独立的一个科研部门，这在中国的确是第一次圆满落成。从这一角度而言，舞蹈博物馆的建立的确是新鲜事。这新鲜并不是某一人的发明，它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是中国舞蹈发展到当今的必然选项，是收藏、研究、续写历史的重要手段和媒介，是舞蹈学院文化引领的践行和具体落实，是舞蹈人敏锐的历时性把握……

从2004年到2014年，10年间的博物馆实体建设通过展品叙述着历史与现代、文化与艺术、舞蹈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如果说博物馆具有收藏、保护、展示、研究和教育属性，那么“蛹”和“蝶”的意义也就是它与学校的关系。天时地利人和，北京舞蹈学院才有了中国舞蹈博物馆的一席之地；人心齐、泰山移，中国舞蹈界才诞生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舞蹈博物馆这一伟大的事业！

二

应该说，舞蹈博物馆的建设之初，是我院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整体建设中的重要部分。早在1998年我创作《泱泱大歌》毕业班主题晚会时

曾明确提出“广场”原生态民间舞、“教室”课堂民间舞、“剧场”作品、民间舞这“三点一线”的逻辑关系；我们应该在“一条线”和“三个空间”循环往复的轨迹中真正使之良性畅通。后来我又在担任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时再次提出建设学科应在该框架中深入研究和实践。

舞蹈博物馆的建设创意便是基于学科构建的实践需要。原生态民间舞、课堂中的舞蹈教材与舞台上的创作作品使我们处在“左”和“右”的中间，只有既深入研究原生态，研究舞台艺术，才能做到左右逢源。因而，博物馆建设就像是对水源的渴望，对根的探求。因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活态”的，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们整理仪容，归顺和制约着我们的思想、行为不至偏离，它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不竭源泉，有了它才有了我们。

如果说中国的舞蹈历史是从能够看到的文物开始算起，那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就是舞蹈历史的实物见证，它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的舞蹈历史主要是由文人舞蹈文化、民族和民间舞蹈文化、宗教舞蹈文化三大部分构成（当然，舞蹈分类至今也都在探讨中），那么民族和民间舞蹈只是“三足”中的“一足”，它只占三分之一。因此，在舞蹈博物馆建设之初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在更宏观以及中国舞蹈分类的基础上梳理构建舞蹈博物馆，以中国的民族和民间舞蹈为起步，带动其他舞蹈文化的梳理和建设，最终达到舞蹈博物馆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历史遗存及现有“活态”的研究和展示。

三

回首舞蹈博物馆的建设有关键的六步走，其中的每年一个新台阶是值得牢记的。第一步是2004年申请项目；第二步是2005年科研项目得到北京市教委的批准；第三步是2006年博物馆纳入学院“十一五”规划建设；第四步是2007年的首次成功布展；第五步是2008年学院党委批准中国舞蹈博物馆正式成立为科研部门，第六步是2009年至今每年一展以

及系列化研究的稳步成长。博物馆这六步走，走得准、踩得实，坚定向前，步步留下历史印记。当然，在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尽如人意，风风雨雨中苦过、累过甚至哭过。尤其是年轻的闫晶、毛毳、阮岷三位老师，默默地奉献青春、挥洒汗水……我们坚守着信仰，从没怠慢，从未停止，终于迎来了今天博物馆扎实的成长和大家灿烂的笑容！

这六步走中的每一步都值得深深铭记和细细回望。舞蹈博物馆第一步走是2004年的申请项目，在繁忙的校庆之中大家适时把握机会，才有了今天的这项工程。

第二步走中大家扎实地落实，举全院之力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2005年6至9月，本系教师及学院相关教师30余人次利用暑期组成了赴江西、新疆、西藏进行田野考察的工作小组。当年就拍摄2万余幅图片，摄影录像60盘，实地录音70小时，购置舞蹈相关实物40件、相关文献100余本，走访县市几十个，访谈艺人上百名，观看演出几十场。博物馆建设的开局就有这么大的举动，这在舞蹈学院建校后是少见的。

第三步走是2006年，博物馆建设被纳入学院“十一·五”规划中，同时被列为向教学研究型舞蹈高等学府转型的重点建设工作之一。学院的重视又一次激发了我们的热情，干劲倍增。我们邀请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及校内的民间舞专家进行指导，一次共派出11名老师、18名研究生前往四川、云南、江西、广西、福建、甘肃等地进行采风，购置各类物品共达739件。每一个工作小组都制定了详细的田野采风计划，田野工作后撰写报告达七万字。

在我看来，第四步走的2007年是博物馆建设的关键年。经过两年的努力，恰逢学院党建和教学“评估”的机遇，成就了首次布展。这也是舞蹈博物馆首次展陈的亮相。在这次以“舞转艳素”为主题的展陈中，将古朴凝重的古代舞蹈陶俑8组、拓片两幅、纹彩陶盆两件和艳丽缤纷的各民族民间舞蹈服饰、舞具、舞谱等百余件，使人们能够在舞蹈博物馆这个有限的空间（学院留学生公寓顶层的小排练场）里领略到舞蹈的无

限魅力和深邃意境。而后的几年间，本馆不断接待国际芭蕾舞邀请赛等各地嘉宾到访，以及周边各高校教授的馆中授课，切实实现了舞蹈博物馆收藏、展陈、教育、研究的职能。

第五步走是2008年9月，学院党委会批准将博物馆独立成为学院的下属部门。这是舞蹈博物馆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学院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的其中一项，更是学院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褒奖。可以说，这是自2005年由北京市教委批准科研项目以来的又一个值得庆祝并铭记史册的日子。馆长由王国宾院长兼任，常务副馆长由我兼任，在原有闫晶一名老师的基础上学院批准新招聘了两名博物馆的专职馆员，即毛毳和阮岷，还同时配备了独立部门的系列化配置。这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欣慰和鼓舞啊！同年，舞蹈博物馆加入全国高校博物馆联合会，并承办了《新中国舞蹈奠基人畅谈会》，这一年的博物馆工作似乎是有那么一股子力量在推动着，那热情、那激情、那忙碌、那辛苦、那欣慰、那欢乐……至今难忘！

一转眼，时间的指针指向了2009年的春季，在第六步中，舞蹈博物馆得到了稳步扎实的全面推进！这一年，王传亮先生继续担任学院党委书记，李续先生担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兼博物馆馆长，我仍然兼任常务副馆长。为迎接5·18“世界博物馆日”，博物馆在本年度举办了“曾经学舞度芳年”和“历史的表情”两次专题展，主题展览的展品充沛精彩，内容翔实有据。展览期间接待了社会各界关注舞蹈的同仁们。2009年底，我从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轮岗到舞蹈博物馆担任常务副馆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馆的工作中。

2010年的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的“重温新中国舞蹈第一次”和“广东舞蹈溯源”两次展陈和主题活动；二是在2009年申请项目基础上继续完成了“中华舞人口述志”；三是博物馆首次获批了文化部（部级）科技项目《舞蹈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多媒体展示》，并继续申报2011年的《新中国舞蹈发展历程典型个案研究》

边寻边访
中国民间舞蹈田野考察实录

和《舞蹈多媒体数据库建设》两个市教委项目。2010年9月，因工作需要并受学院党委的委派，我又由博物馆调到研究生部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割舍不断、深深热爱着的舞蹈博物馆。

而后的博物馆工作在李续院长、邓佑玲副院长的领导下，全面推进、稳扎稳打，先后主办了“锦瑟清弹”“莲品”两次中华舞人专题展和“广东舞蹈溯源”“永久的记忆——羌族舞蹈文化展”、“纸上的舞动——剪展山西民俗风”等，并推进了“舞蹈博物大讲堂”的开设、“海淀区社会大课堂”的校外教育延展、数字博物馆的虚拟展厅建设、校园公选课以及系列互动活动等，一直到今天“舞蹈古籍保护与恢复”系列、“活态舞蹈人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我始终关注并深深祝福着博物馆的成长。

说起舞蹈博物馆的10年历程，一口气写到此，我突然发现这一从头梳理就难免写成流水账，而不能算是一篇正统规范的序言。但是作为博物馆建设的过程，确实需要细细梳理，以飨后人，我有义务将这一历程交代给历史，留存一份参与者的真实记忆。

四

博物馆起源于人类收藏的本能，强烈的收藏欲望、延续的历史记忆、浓浓的情感关联、反观的怀旧渴求等等。在这本能促使下，每个人又都具有将收藏品展示给他人看的愿望。人如是，学校如是，国家如是。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会给人类带来全新的以实物叙述、诉说历史的可能。中国舞蹈博物馆不仅要遵循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展品，创新展览模式，以适应舞蹈展示的特点和社会的需求。因为舞蹈动作时间的一维性（即在运动中瞬间消失的特征），导致它本身永不可能成为一个静态的收藏物（即使真人体的静态舞姿也是短时间的）。因此上千年来，舞蹈的传承与记载，除了少许留存在不同时空的陶器、瓷器、石窟、岩画、壁画等与文献、图片外，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更谈不